

# 苟壩會議和哈達鋪會議



動言集⑦  
蘇銳鴻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村召開擴大會議，史稱「苟壩會議」。如果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轉折點，那麼苟壩會議便是關乎紅軍在遵義的生死存亡了。

遵義會議之後，鑒於博古、李德錯誤戰略的教訓，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對紅軍的部署和計劃，都通過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方式來做出決定。參加會議的有二十多人，因戰事緊張，幾乎天天都要開會。

三月十日，紅一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聯名致電中央，建議進攻打鼓新場，消滅駐紮在那裏的黔軍。張聞天接到這個電報，馬上在駐地苟壩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當時的形勢是紅軍經過二渡赤水，再佔遵義，重創黔軍，士氣正旺，大家都希望能再打勝仗，爭取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毛澤東反對進兵，並表示若然要打，他便放棄剛上任一周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毛澤東的理由是儘管打鼓新場的黔軍戰鬥力不強，但城牆堅固，易守難攻；一旦滇軍趕到與黔軍匯合，同時川軍又從側面攻擊，紅軍將四面受敵，勢必陷入重圍，有覆滅的危險。眾人議論紛紛，毛澤東的意見始終沒有被接受。

其時天色已黑，張聞天決定投票表決。投票結果是除毛澤東外，其他人一致贊成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並於翌日清早下達作戰命令，還即時免除了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散會後，毛澤東回到住所，反覆思考，夜不能眠，最後他決定去游說住在三里多外，對軍事行動影響力更強的周恩來和朱德。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凌晨，毛澤東提着一盞馬燈，沿着稻田埂路，趕到了周恩來住所，說服他把命令暫時遲一點發。跟着他倆又請來朱德一起商議，朱德也贊同了毛澤東的意見。凌晨四時左右，中革軍委二局截獲了敵人的電報，確認了滇軍和川軍正秘密向打鼓新場集結，整個打鼓新場周邊已經有敵人一百個團。情報驗證了毛澤東前一天的分析。

三月十一日早上，會議繼續進行，因為周恩來、朱德的支持，加上新的情報，大家改變了看法，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取消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恢復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三月十二日，政治局繼續開會，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指揮軍事。

苟壩會議使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再一次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還確定了毛澤東在中國共

產黨和紅軍的核心地位。至此，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歷史性任務也在苟壩圓滿完成。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紅軍於江西突圍，展開長征。由於形勢複雜多變，根本無法知道長征該到哪裏去。後來的「俄界會議」，還打算把根據地搬到靠近蘇俄的邊界。一九三五年九月，決定長征目的地的契機終於來了。

這年，中央紅軍經過雪山草地的煎熬，只剩下一支襤褸不堪、瘦得只有骨頭架子的部隊；可是卻稱得上是世界上一支無與倫比的堅強隊伍。紅軍終於到達了甘肅省岷縣以南的哈達鋪，人數只剩下七千人。哈達鋪是自明朝以來，四川、甘肅兩省交界的高貿重鎮；民眾漢回各半，民風淳樸。當鎮上老百姓知道紅軍的來意和主張後，都表示十分歡迎。這對疲憊不堪的紅軍，帶來振奮的消息。物資豐富的哈達鋪，可說是紅軍舌尖上的「革命加油站」。

除了物質糧食上得到補給外，哈達鋪也為紅軍提供了指路明燈。當時聶榮臻無意中從一個俘獲的國民黨軍少將副官身上找到兩份報紙，天津《大公報》和太原《山西日報》。這兩份報紙為紅軍帶來天大的喜訊，原來陝甘地區是駐有當地的紅軍劉志丹部隊和蘇區根據



▲苟壩會議會址。資料圖片

地，兵力達五千多人。聶榮臻喜出望外，立即派騎兵通訊員把這兩份報紙送到黨中央，讓總書記張聞天和軍委會主席毛澤東作判斷。

張聞天根據報章的報道，決定改變紅軍經過陝北到靠近蘇聯邊界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改為進入「陝甘創造根據地，建立全國革命中心」，把大本營放在西北。另一方面，又召開團以上的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宣布紅軍前進的方向，就是劉志丹部隊所在的陝北蘇區。劉志丹表示服從中共中央的領導和調遣，陝北紅軍與中央紅軍團結一致。

哈達鋪不但是紅軍長征途中的「加油站」，更是紅軍絕處逢生之地。

# 莫愁湖底的水草

莫愁湖因莫愁女投湖的傳說而得名。在莫愁湖邊散步時，不由自主地哼唱起那首老歌：「莫愁湖邊走，春光滿枝頭，花兒含羞笑，碧水也溫柔，莫愁女前留個影……啊莫愁啊莫愁的勸君莫憂愁。」此刻雖已入夏，但湖邊的挺水花卉——再力花和玉簪花依然盛開，更有荷花已悄悄開出一兩朵獨領風騷。

莫愁湖有兩處讓我驚喜流連。一是湖水特別清澈，水草小魚粒粒可見；二是夏天的水草如此豐美，繞湖一周，眼及之處皆青鬱鬱的水草，似莫愁女的頭髮。一座被城市裏的林立高樓包圍着的湖有這麼清澈見底的水質實屬少見，可與黃山腳下的太平湖水相媲美，而太平湖水畢竟是從山中來。自此記住了莫愁湖的水，是歌中



如是我見  
梅莉

所唱的「碧水」。湖中水草千姿百態，似水下森林，生機勃勃。它們有的如小樹亭亭玉立，離水面還有一寸的距離；有的如頭髮一樣纏繞飄逸，與水面齊平；還有的平鋪在水底，綠茵茵的似印象派筆下的名畫。

莫愁湖的水草之美，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徐志摩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寫過康河的水草：「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在康河的柔波裏，甘心做一條水草！」做康河的水草固然好，其實，做一條莫愁湖水草應該也不錯，現在不是有很多人提倡像植物一樣活着，不油膩，不焦慮，自然生，自然死？

繞湖逛了好大一圈，倒也不覺得累。出公園時，看見門牌上書四字：「到此莫愁」。莫愁莫愁，勸君莫憂愁。



繽紛華夏  
江揚

來自天邊的呼喚，像一顆石子投進湖裏，在我心中泛起層層漣漪。

調去拉薩工作的朋友，拋來誘人的「橄欖枝」：「趁年輕，來一趟西藏。我在拉薩等你。」

拉薩，在我的企盼裏閃現很久了。想像中，那是神聖而又充滿神秘的雪域，挺立在天地間最美的地方，自古以來高僧輩出，引無數信眾仰望的藏傳佛教聖地。究竟它有一種什麼樣的力量，讓萬千藏民對它頂禮膜拜？

收拾行裝，我義無反顧地踏上征程。邁出機艙，海拔三千六百米的貢嘎機場，陽光猛烈得睜不開眼睛。天空藍得透明透亮，不含一絲雜質。大片大片的白雲在頭頂飄浮，彷彿伸手就能觸碰到一朵。那未知的神秘，給人無窮的想像空間，心生出無限的浪漫嚮往。

我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動與急切，興高采烈地迎向我的朋友。她提醒說：緩步慢行，走路別蹦蹦跳跳。回到她住的鐵皮屋頂小平房，叮叮噹噹囑咐我不能洗頭洗澡。因為毛細血管的擴張，會增加耗氧量，容易引起感冒。我聽了她的話，擦擦抹抹就替代了洗。第二天早晨她去上班，順手把我鎖在了房間裏，不許出門。貼着床邊的氧氣枕頭，我老老實實地臥床休息了三天。我相信，若不是朋友的悉心照顧和安排，高原反應可真是輕鬆的事。

初光先照的時刻，空氣水晶般的清澈。在拉薩河畔，遠遠望見那雪白的宮牆托起絳紅的布達拉宮，矗立在海拔三千七百五十米的山頭上。高聳入雲的桀驁氣勢，睥睨天下，似乎訴說着世間最深的神秘和最執著的信仰。

身臨其境，有一種隆重的感覺，甚或宗教的感覺。這座緣起於公元七世紀的輝煌宮殿，彰顯西藏吐蕃王松贊干布與漢朝和親的最大誠意，開創了漢蕃交好的一個新時代。為迎娶唐朝文成公主，松贊干布在紅山上修建布達拉宮。那是沒有鋼筋和水泥的年代，僅憑着黏土和乾草，就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偉的宮殿。

隨着吐蕃王朝土崩瓦解，西藏歷史上第一個統一政權也走到了它的盡頭。曾經見證這個王朝燦爛崛起的紅山宮，從此失去顏色，孤獨落寞，一朝毀於戰火。八百年後，五世達賴喇嘛重修紅山宮，更名為布達拉宮。作為青藏高原的標誌，這座宮殿在過去幾百年間，一直是西藏政教合一的權力中心。這裏安放著從五世達賴喇嘛

# 我在拉薩等你



▲布達拉宮。資料圖片

到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靈塔，缺少的唯有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

許是命運的安排，「住進布達拉宮」的倉央嘉措，「他是雪域之王」，卻從不掌握政教大權。活佛生活，也許沒有給他帶來多少歡樂。至尊至聖的身份和至純至深的情感，糾結成倉央嘉措一生的情愁怨錯，讓他來不及躲閃，成為西藏歷史上最具爭議的達賴喇嘛。

時光在這裏，似乎一直沒有流轉過。讀不完的佛經，燃不盡的酥油燈。轉不停的轉經筒，磕不完的等身長頭。喇嘛，信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二世、三世、四世達賴喇嘛的靈塔，保存在哲蚌寺的措欽大殿裏，那是歷代喇嘛的母寺。一大片白色建築群依山而下，好似巨大的米堆，鱗次櫛比地鋪滿山坡。藏語「哲蚌」，意為「雪白的大米高高堆聚」，象徵着繁榮昌盛。從山門到大殿有一段崎嶇的山路，在海拔三千八百米之上我走得氣喘吁吁。大殿內的造像，無論正殿或廂殿，從哪個角度看上去都栩栩如生。第二、三、四、五世達賴是在哲蚌寺坐床，可以想像這裏曾經對西藏歷史的影響。五世達賴喇嘛掌領西藏地方政教大權後，才遷往布達拉宮處理政務。

行走在拉薩，總能看到五彩的經幡在大地與蒼穹之間飄盪搖曳，構成一種連地接天的境界。它的每一次舞蹈如同念誦經文，把祈禱和祝福都寫在了天上。在掛滿經幡的地方，往往會有瑪尼堆。別小看這些瑪尼堆，那可是信徒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堆起來的。伴隨着時光的不斷延續，這些經受歲月打磨的石頭，便被賦予了一種承載人們美好心願的神秘能量。我撿來一塊石頭，跟着信徒一邊口中默念六字真言，一邊用額頭碰觸石塊，然後放在瑪尼堆的最上面，看着它一副天長地久的樣子。

行走在拉薩，總會遇到一個又一個口中念念有詞的信徒，他們不遠千里，歷經

數年，風餐露宿，朝行夕止地走在朝拜的路上。他們心無雜念地雙掌合十，高高舉過頭頂，五體投地匍匐向前直進，用額頭去磕響大地，好讓佛聽到自己虔誠的叩拜。伏身的時候，以手劃地做記號，起身後行到記號處再匍匐。就這樣，周而復始，磕着等身長的頭一直來到拉薩。每一個頭都畢恭畢敬，每一個頭都浸染信仰。

環繞着大昭寺的著名轉經道，八廓街的地面上已經被信徒的身軀摩擦得光可鑒人。那道道等身長頭的深深印痕，寄託着信徒的期盼：將他們的身軀在執著中變得聖潔，將他們的靈魂在誠懇中引向天堂。就像一首傳唱了數百年的藏族民歌：

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體量過來的，白色的雲彩是我用手指數過來的，陡峭的山崖我像爬梯子一樣攀上，平坦的草原我像讀經書一樣掀過……

多年來，每當聽到來自雪域高原的天籟之聲，我都會想念拉薩那些走過的地方，那些遠去的日子。它們在視野裏消失了許久，卻通過印在瞳孔裏、一輩子都不會褪色的記憶浮現出來。那些文字不能完全記載的、被時光過瀟灑散發着情感芬芳的美麗畫面，若有若無地在眼前拂動，像水中恍惚迷離的倒影。

遠在雪域高原的城市、民族與宗教本來就屬於不同的人間部落，從海拔的高度就能判別出來。內涵着一種精神圖騰，崇拜、敬畏和臣服之心的信仰，成為藏民心靈歸屬的地方。我突然明白，自己是要去尋找生命丟失了的那部分，它或許就存在於這片秘境。

在拉薩的時間不算長，我去的地方也不多，可是，作為一段難忘的經歷，早已鑿刻在我的記憶深處，明明很遙遠卻彷彿是最近的沉澱，時不時地會泛上心頭。

我在拉薩等你。待你去過之後，你會無數次的在夢中重返這裏。

# 堅城之下無勝師

進入公元十一世紀以後，歐洲城堡在逐漸強大的公國和封地中的建設得愈加完善。城堡的設計、規模、結構、用料，甚至用途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城堡從城牆到堡壘，從城堡的主塔

到四周的碉堡，一般採用巨石，大炮火藥也難以摧毀，頂端都設計有射擊孔，在城垛、碉堡和城樓之間修有暗道，關鍵部位修有屯兵洞。

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歐洲再無大一統的國家。建國先建城堡，封土先修城堡，修建城堡乃國家之根本，傾其所有，也要把城堡建築得更加高大，更加牢固，更加利於防守，更加便於實戰。在英國泰恩河畔的大公國城堡城牆高達六米，牆厚兩米多，重甲騎兵可以在城上縱橫馳騁。城牆每隔十米都修建有屯兵固守的圓形堡壘，既能各自為戰，又能互相支援，射擊孔形成三層互交叉，不留死角。護城河水修有水閘，一旦軍情緊急，提閘放水，大水環城而湧，形成水灌三軍；最易受敵進攻的城堡大門，一般只開一座，便於集中兵力防守。城門厚達尺餘，包有厚金屬，使城門牢不可破。護城河和城門之間的通道也改建成能起能落的吊橋，敵至則將橋高高吊起；城門修有防敵樓，樓道修有暗室暗道；一旦敵入，則前後大鐵閘一齊放下，斷敵退路，又斷其援兵，然後軍號突響，伏兵四



閒話煙雨  
白頭翁

起，槍炮齊發，入敵不死即傷，其勢猶如囊中捉蠶。

城堡越修越堅固，可謂固若金湯，無堅可摧。堅城之下無勝師。

一二一六年，法國聯軍狂攻十幾天也沒能攻破僅有十三名守衛者固守的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堡。順着萊茵河乘船而下，在萊茵河的河灣之處，都會有一片宮殿般的城堡，那是中世紀修建的城堡，建築有羅馬式，有羅曼式，有哥德式，也有混合式，渾然一體，交相輝映。隱約之間，一面面迎風的大公國旗幟，高聳在尖塔之上的武士雕像，那一座座造型各異的城堡，雖經幾百年甚至千年卻依然神采奕奕，雄偉壯麗，讓人有一種穿越歷史之感。現在每逢歷史的節日，歐洲許多城市都要舉行歐洲公國城堡紀念活動，在古堡前，大公國旗幟翻揚，大公國國歌高奏，身着當年重甲的武士們，騎着身披大公國標誌的高頭大馬，手執旗幟或武器，列隊從城堡開出，又氣勢高昂地走向城堡的城頭、城牆、城樓、高台高塔；直到今天俯瞰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茲和萊茵河谷的瓦杜茲城堡，依然神威俱在，依然是列支敦士登親王的官邸。

只記得歐洲的中世紀是黑暗、落後愚昧的，也是殘酷的歷史階段，沒想到它還給歐洲留下了那麼多不朽的文化。

（「眺望歐洲城堡」之二，標題為編者加）

# 紅岩故事



市井萬象

「紅岩精神 永放光芒」專題展覽現正於重慶大學舉行，展出的一百三十餘幅圖片，講述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的紅岩故事，詮釋紅岩精神。

中新社



紅岩精神